四庫全書

史部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三十九　宋杜大珪編

冨秦公言墓誌銘　　冨弼

嗚呼我先君奮寒苦入尚書為郎朝請大夫秩上柱國勲五品服天子又以郡政委之在官凡三十一年不為不遇矣年六十三考終命亦不為㓕且夭矣人之生是為初孰無終乎而何苦恨焉嗚呼蒼天何可勝道先君嘗貳泥陽天聖八年就移知萬州著令川陜官不得以

族行因盡室寓于洛惟以一子從萬蹢三峽與黔戎為

隣水湍陸巇舟車僅及土風人物不與華類有疾勿藥

惟巫是仰率以病死免者百一先君至之明年九月三

日感癘氣無良醫以資終於郡署之正寢時弼行河陽

戎判事二十四日聞訃蒼皇叫呼心䰟逮絕為頑為逆

不遂以死乃匍匐由唐汝至襄陽落西山路以及歸州

始遇旅櫬仲弟奭以跋歷險遠不能全以歸用浮屠法

火化矣嗚呼哀哉興居不得侍飲食不得養診視藥療

不得盡其志臯復斂送不得見其終雖克見之惟煨燼耳某即死精氣膚肉皆可滅此恨淪於骨髓不可滅天地山川有窮已此冤無窮已天乎生不能從以養没而奔之非孝也以十一月十四日卒哭奉護歸洛藁窆于上陽佛舍又明年十一月十六日葬于洛陽縣北張村之夾馬原自歸凡一年而葬禮大夫三月兹緩馬禮之變也先君諱言字應之其先齊人後唐京兆少尹璘生内黄令處謙令生商州馬步使令蔔即顯考也以先君

立朝廷贈職方員外郎若夫姓系貫籍世徳族望先君誌於職方之墓矣此不書真宗宅憂合三年命禮部官天下士時先君舉進士連不中咸平三年上親臨問始登丙科褫褐連調興隴軍事推官遷階州軍事判官以課最改武勝軍掌書記慰薦交上召拜内凡監西京鹽錢分巡院從知三泉就轉太常丞入奉朝請謄校南臺舉人試卷又入後殿復考俄以論事劾典建安漕廩郊恩移貳石州路出南京清河張公辟佐留守明年天子

御觀闕覃慶就加本寺博士踰月令上即詐遷屯田員外郎歸朝以浚儀先域陵敝欲經治之求監都下軍粮局時榷務盜取帑物以文印舛漏為累例出莞海陵酤又以郊恩移徙隰川中塗有泥陽之命就加都官繼有南浦之適而逝嗚呼命矣先君始在興州謂學古所以入官於是勵精治具以善善惡惡為首繩下峻整罪無赦恕時有按察使以慘覈毀於朝未幾詔曰爾雖公忠廉潔頗不容人小過不宜居遠民上於是有隴川之行

屬獯羌内侮厚貯宿兵躬率蒭粒深踐戎土復命版築際邊城栅以翰以屏因盡得山川形勢徑道夷阻謀揣攻取之狀為圖以進及掌南陽管記併歲歉饉民思擾冦嘯聚林壄然無犀利之器惟鉏擾白梃為具爾飢虗易與一境大擾諸尉分討捕送於理者日數百郡將而下悉欲按法誅之先君議曰此雖名賊實為寒餒所窘請從便宜恕死可乎郡將怒曰遽出死刑如許奈法令何或有欲繫而聞上者先君復曰羸老幼病死生旦夕

安能幽而佚報耶掌記頭可斷令日之議不可易郡將不得已從之於是悉召于庭下詰誡之一無掠治獄具三數紙而已惟壯者以箠令論老幼病皆不問自是全活者甚衆賊亦頓弭不數日駉騎降制曰鄧人阻飢寇暴緣作姑用寛典無執經憲適與先君之議同人皆伏其幾斷焉先君性峭直無所委阿貴埶非親舊未嘗私謁曠易無隕穫樂於外補不願為中朝官所至盡心刑罰秋毫不濫大覃思於群史師長江為詩有集十卷我

太夫人昌黎韓氏封長安縣君生六男某長奭翔收請
奕次之某登茂才異等科守將作監丞餘並讀書爲進
士而請不幸早世三女長適殿中丞栢孝隆中適登封
尉潘允迪幼許昭武軍節度推官田況某與諸孤奉太
夫人養咸率理命罔敢荒失得從死於九原爲不辱訓
辛矣松楸既立霜露增劇非敢託無能之辭譔述先德
姑納幽竁用謹歲月銜卹輟哭恭爲銘曰
時不我留 何飇忽兮 厄於孤遠 齎志没兮

泉堂一閑　無復啓矣　幽而不晨　終天止矣

賈令君注墓誌銘

宋祁

公諱注字宗海賈氏自漢梁王傅誼居洛陽以王術説文帝不合而為儒先捐之諫元帝罷朱崖以安關東人蒙其仁在魏晉常為薦紳國家至唐司空魏國公耽世貫滄州南皮佐德宗有功任宰相十三年為長德鉅工子孫稍稍徙真定五世祖諒仕為本府掾不得志棄官去依鹿泉抱犢山肆然不以外物膠於心生高祖瑾仍

世隱處曾祖處士諱初有至行疾世方亂守鄉里不肯事四方祖諱緯博學善辭章議論明鋭一時諸儒皆屈唐自武宗後史録亡散君掇拾殘餘為唐季補録數十萬言叙成敗事甚悉書顯於時漢周間為中書舍人時主以君貴即家拜處士為司封員外郎不事事累贈右丞考諱璉周顯德中擢進士太祖征蜀召為太子左贊善大夫知陵州州有鹽井異時置敖盆民利其嬴蜀滅吏塞井亡去紿言開者不利太守公私貧虛食絮無滋君

身負畚鍤率吏悉發其堙曰苟利國吾死不愛於是鹽利復興歲貲數百萬人以富完俄終官下陵人德之畫象以祭遂種其祠公生三歲而孤哀慕如有知長乃自力於學聲稱發聞太宗淳化三年以進士試殿中及第調主新建簿改棣州防禦推官真宗咸平中契丹冠河北引師環城設攻具公登埤射酋長殪之圍解還定州觀察推官敵歲盜邊官兵留屯公常護粮及資具輸之壁賊不能鈔改陳州幕府公卿以為才有餘仕可臺省

不宜棄諸侯交牘言上有詔改著作佐郎知鳳翔府錄
事參軍未行至大病實大中祥符元年夏五月戊子壽
四十有七公之去中山在京師也以族來故不克歸明
年即葬公於開封府開封縣汴陽鄉之原賈為開封著
姓自公始公於政事精力不懈善討擿病利故所治必
最官輒遷為人方正不語怪神惡剡圓邃媚者絶不通
佐定陳二府其大帥皆副馬右戚居止貴甚僚屬之見
者仰而俟俯而趨獨公正色廷辨是非帥折節禮之由

是益知名居家孝早失兄弟撫霜鞠孤無異慈母娶夫人史氏生八子成就者三人長曰昌朝今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安國公次曰昌寓大理評事女嫁陳氏敏古為殿中丞封岳陽縣君夫人操嚴而行危自罹憂終身不絲綉豫飾悉出簪珥市圖籍以教子時丞相方幼夫人勸勗指畫入俾與賢者居出俾從仁者游故年十八能奏頌天子召試翰林聲名一日暴天下今上嗣位進講禁中以文章任舍人以治

劇第一守京邑以勁亮忠厚擢御史中丞以器無不施
參總機務踰年使樞密又明年遂相茂烈洪勛充格光
明火之以武勝節度守北都破甘陵有功換節判鄭州
使天下之目拭而觀曰賢宰相若夫人可謂善教子矣
天子誕日君臣上千萬歲壽於時丞相冠百官於外夫
人首命婦於內人倫之寵舉之其家上嘗賜金飾安輿
一就養於魏丞相年踰五十奉觴膝下怡怡有孺子樂
若丞相可謂善顯親矣始丞相在孕公夢使者持大笥

奉貂蟬紫紋綬玉簡揖公再拜受賜寤而告夫人曰若
生子必為宋室輔天啓之翌日生遂以命丞相云夫人
以皇祐二年夏六月丁巳終鄭州之廨壽七十九精爽
凝定將終徧命諸子內外姻語訖乃瞑丞相即日上節
印且請終喪上不許癸酉制召以冠軍大將軍左金吾
衛上將軍仍舊官敦遣視事丞相哀訴曰少孤惟母為
恃幸時無金革虞又教愛三年乃遣使降手詔褒允贈
賻備厚方丞相之貴以恩遣贈舍人為太師夫人崔氏

栗氏為齊燕國太夫人贄善為太師中書令夫人胡氏晉國太夫人公十一贈為太師尚書令中書令夫人六封至安國太夫人公之葬也以家多難故塋迫而儉至是庀事乃治而廣之闢阡列樹用上公之制甲令也即以其年秋八月甲申舉夫人之喪合於公墓丞相自執喪號踊蘗瘠身侍夫人柩自鄭還徒步二百里不避塗潦見者為垂泣居常枕塊席苫茶茶爾而劬縱縱爾而誠所謂孝子不匱者昌寓孝謹有君子風在官稱職孫

四人章為殿中丞集賢校理圭及青為將作監丞田為
大理寺丞皆相子也惟公潛德祕猷可以參國謀熙王
路而年不中身獨令名不足厭也故涵慶滀祥而大興
惟夫人婦則母儀春秋承宗事身及其榮獨品秩錫鎮
不足厭也故神明康强涉耄而臧凡天之報施或隱而
光或顯而後要之若合符然以為不信則視公之烈之
詒夫人之享之遐丞相所以膺祚受成果何如哉銘曰
賈自中山　世有顯聞　舍人含章　克代帝言

惟時陵州　以死勤民　著作嗣生　親炙先芬
其趾儀儀　其羽振振　才茂行完　不涅不磷
肆其方强　厲業搢紳　胡然弗淑　殲此哲人
惟其不有　是慶後昆　督嗣光光　顯相大君
惘冊追綬　參漏幽宅　合姓也賢　教子以仁
惟考終令　歸祔斯原　欵石藏幽　天壤相泯

田公紹芳墓誌銘　范仲淹

古稱陰有德于人者必享厥祥大厥後易不云乎積善之家必

有餘慶所謂不在其身在其子孫者信矣公諱紹芳其先雁門人曾高家于冀曰耶律氏熾得石晉山後八郡又歳侵兩河間王考諱某被遷于盧龍署之以官復治産雲中而貨殖焉考諱某能幹父之蠱其家益顯娶王氏而生公公少稱才武抱氣重諾有燕趙之風義事耶律得親信左右常從而南牧帳下多掠獲漢家士民俾公尸之公黙計之曰漢人吾曹也驅之如犬羊非有罪辜將孥戮于虜中乃縱之夜亡者千計此德于人多矣公亦自負謂大丈夫胡

能老于異域哉考妣既葬吾其歸與乃匿身草莽會夜則負斗而奔既達朝廷真宗憫然嘉之補職于三班以其勇果屢委軍甲補外方冦所謂廵檢至則盜息民得安堵公祥符中主卭之峽口寨時龍水郡蠻冦大擾戍兵屢履峽口溪洞亦乘聲嘯聚一日廹寨圍而譟之公戒軍士曰我露其勇彼將整而難破不如示之怯士敢先動者吾以軍法從事衆皆肅然聽命既夜公自率驍果突而擊之斬十餘級蠻雖衆曽不能措手足大駭而奔自是終公之任不敢

內寇州將害其功不以上聞公曰吾自虜還漢獲從王事足矣烏敢為功哉又嘗誨督諸子曰吾以漢有聖人之風故脫身以歸令教汝詩書趨聖人之道使汝輩有立吾將鼓歌以終天年豈病其不達耶子况舉進士高第又舉賢良方正天子親問當世治亂祥咎以對策第一迺遽進用四五年間掌西掖書命為陝西道宣撫副使還朝敷奏稱旨迺詔罷公以太子右衛率府率監瓊林苑金明池以便子養士大夫榮之天子以尚憂西陲

命況龍圖閣直學士出領秦鳳路經略安撫使公在疾經畧屢求省侍有詔敦勉遣中人尚醫診視公以慶歷五年乙酉孟秋月壬子不起享年七十有四上嗟惻之加贈賻馬經略累章哀訴得告奉公之喪以某年月日葬于許州陽翟縣某原禮也公性剛直未嘗曲於人然明恕少怒嘗官於閩中有愛馬使一卒乘習遇危樓不下馬折足而斃公曰卒豈欲是耶不復以一言詰之人皆服其度公娶李氏贈福昌郡君前十五年而亡生八

男經畧即長子也次曰淵有詞業舉進士以兄廕補試祕書省校書郎許州郾城主簿次曰天護幼亡次曰洵賴上主簿次曰浹登進士第唐州團練推官次曰洸太廟齋郎次曰泳皆業進士次小字寶哥尚幼三女長適海州東海令張震次適辰州理掾高燾次適鄂州咸寧令張子方皆以婦道稱於宗族甚甞與公會于丹陽見公氣貌話言剛而質毅而恭使人信而愛之又與經畧之遊舊矣俾序而銘云

公復其家　去狄而華　公教其嗣　挺國之器

厥後既隆　乂壽而終　天子賻焉　大夫弔焉

非積德而胡然

蘇職方序墓誌銘　曾鞏

熙寧元年春余之同年友趙郡蘇軾自蜀以書至京師謂余曰軾之大父行甚高而不為世用故不能自見於天下然古之人亦不必皆能自見而卒有傳于後者以世有發明之者耳故軾之先人嘗疏其事蓋將屬銘於子而不幸不得就其志軾何敢廢焉子其為我銘之余

為之既其說曰君諱序字仲先眉州眉山人其先蓋趙郡欒城人也曾大父釿大父祐父杲三世皆不仕而行義聞於鄉里祐生於唐季而卒於周顯德之間嘗以事至成都遇道士異之屏人謂曰吾術能變化百物將以授子祐辭不願道士笑曰是果有以過人矣而杲始以好施顯名君讀書務知大義為詩務達其志而已詩多至千餘篇為人疎達自信持之以謙輕財好施急人之病孜孜若不及歲凶賣田以賑其鄰里鄉黨至熟人將

償之君辭不受以是至數破其業危於饑寒然未嘗以為悔而好施益甚遇人無疎密一與之傾蓋無疑礙或欺而侮之君亦不變人莫測其意也李順叛攻眉州君居圍中守遇會其父病没君治喪執禮盡哀退慰安其母皆不失所宜慶歷初詔州縣立學取士士爭欲執事學中君獨戒其子孫退避人皆服其行蜀自五代之亂學者衰少又安其鄉里皆不願出仕君獨教其子渙受學所以成就之者甚備至渙以進士起家蜀人榮之意

始大變皆喜受學及其後眉之學者至千餘人蓋自蘇氏始而君之季子洵壯猶不知書君亦不强之謂人曰是非憂其不學者也既而洵果奮發力學與其子軾轍皆以文學名天下為學者所宗蓋雖不用于世而見於家稱於鄉里者如此是不可以無傳也已君始以子恩為大理評事後累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享年七十有五慶歷五年五月十一日終于家八年二月某日葬于眉山縣修文鄉安道里先塋之側夫人史氏蓬萊縣太君

二子曰渙尚書都官郎中提點利州路刑獄公事有能名曰洵霸州文安縣主簿編纂太常禮書贈光禄寺丞孫七人位佾不欺不疑不危軾轍軾殿中丞直史館轍商州軍事推官銘曰

蘇氏伹西　值蜀崩分　三世高遯　以篤吾仁

君始不羈　勞躬以畢　孝于父母　施及窮嫠

維見之卓　教其子孫　終化鄉邦　學者詵詵

維子若孫　同時三人　擅名文章　震動四方

迺本厥初　考祖之自　刻詩墓石　以俾厥裔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四十至四十四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嚴福

謄錄監生臣陳瞻燧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四十

宋杜大珪編

程太師元白墓誌銘

歐陽修

上即位之十有六年以今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程公自三司使吏部侍郎為參知政事乃詔有司寵其祖考於是贈其皇考故袁州宜春縣令為太子少師公在政事遷尚書左丞又贈太子太師其為資政殿學士工部尚書又贈太師中書令其為宣

徽北院使武昌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追封定
國公徙鎮鎮安又追封冀國公惟冀國公諱某字某少
舉明經仕不得志退居于家畜德不施貽其後世而相
國太師實為之子初以文學舉進士高第歷館閣掌制
命儁德偉望顯于朝廷遂為中丞執國之憲尹正京邑
有聲蜀都乃由三司入與大政公亦自太常博士累贈
兵部侍郎遂遷少師中書尚書位皆一品有國定冀以
啓其封雖發不自躬而其施益遠晦於一時而顯於百

世葢夫享于身者有時而止施于後者其耀無窮表于其鄉以勸為善可謂仁人之利博矣惟程氏之先自重黎歴夏商周而程伯休父始見於詩書其後世逺而分至唐定氏族而程氏之望分為七中山之程葢出于魏安鄉侯昱之後也公世為中山博野人曽祖諱某祖諱某贈太師祖妣齊氏吳國夫人考諱某贈太師中書令妣吳氏秦國夫人當宋末五代天下亂於兵程氏再世不仕後唐長興三年公之皇考以神童舉官至太子賛

善大夫宋興於今百年而程氏亦再顯太平興國初公之從祖羽佐太宗自晉王即皇帝位為文明殿學士官至兵部侍郎令相國太師出入將相為時名臣子孫蕃昌世族昭著推其所自来者遠矣初公與其仲父象明同舉春秋皆中第是時從祖以給事中知開封府召公及象明謂曰吾新被寵天子待罪于此不欲子弟並登科使其自擇去就公因讓其從父自引去從祖頗賢之其後累舉不中從祖謂曰由我困汝退而使人察公無

悔色由是大嗟異之以為不可及太平興國五年遂以明經中第為處州贑縣尉蔡州上蔡主簿袁州宜春令所至皆有惠愛公事毋至孝與其兄弟怡怡為鄉里所稱而仕官不求名譽為贑縣尉七年不代既罷宜春遂不復仕退居于蔡州淳化三年七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九以天聖十年十一月某日葬于鄭州管城縣馬亭鄉之北田村夫人楚氏追封晉國夫人子男五人長曰瓘官至太常博士次曰瑗曰琓皆早卒次曰琳相國太

師也次曰琰國子博士女一人適某人諸孫九人銘曰

遠矣程侯　顓頊之苗　始自重黎　歷夏商周

惟伯休父　聲詩孔昭　世不絶聞　盛于有唐

程分為七　三祖安鄉　廣平中山　以暨濟陽

中山之程　出自靈洗　實惟裔孫　仕於陳季

陳滅散亡　播而北遷　公世中山　為博野人

道德家潛　孝悌邦聞　不耀自躬　以貽後昆

惟後有人　將相文武　有國寵章　覆其考祖

定冀之封　實開土宇　程世其隆　公多孫子
有畜其源　發而孰禦　刻銘高原　以示來者

瀧岡阡墓表　歐陽修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瀧岡之六十年其子脩始克表于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脩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于衣食以長以教俾至于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為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禄雖薄常不使有餘曰無以是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

壠之植以庇而為生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吾于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于汝也自吾為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于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吾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為新免于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

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于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為如此是真發於中者耶嗚呼其心

厚於仁者耶此吾知汝父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于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脩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為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為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為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賤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

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脩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脩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脩為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卒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脩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

夫太師中書令曽祖妣累贈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
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
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
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
爵為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韓國於是小子脩泣而言曰
嗚呼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
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于其躬而賜爵受
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于後世

而底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於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脩者並揭于阡俾知夫小子脩之徳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熈寧二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十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徳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户食實封一千二百户脩表

謝尚書濤神道碑

范仲淹

皇家起五代之季破大昏削群雄廓視四表周被萬國乃建禮立法與天下畫一而億兆之心帖然承之弗暴弗悖無復鬬兵於中原者登九十載蓋祖宗遠筭善樹於前累聖求賢多得循良廉讓之士布於中外而致茲善俗歟如陳留謝公可謂循良廉讓之君子矣公諱濤字濟之幼而奇敏十四歲講左氏春秋先生咸器之及冠居姑蘇郡時翰林王公禹偁拾遺羅君處約並宰蘇

之屬邑二人相謂曰與濟之揚推天人蓋吾曹敵也自
兹名重於時淳化三年春擢進士第除梓州攉監院判
官會盜據成都發其徒攻郡縣公白二千石曰梓大而
近彼畏我梗必先圖得我則小於梓者可傳呼而下願
急為之防近郊多林木可先伐之以置樓櫓且備樵爨
為久守之具二千石從之冦果圍我我備既堅十旬弗
破賊沮而留勢未大克以及王師之來遂用撲滅事平
就遷梓州觀察推官賜器幣外臺遣權知益之華陽縣

時冠亂之餘民多散亡未復厥居上言者請募人占田可倍其租朝廷從之於是有力者得幷其田公曰奪民世産以資富人復將召其怨讟豈朝廷之意耶乃盡取其田以歸於民還拜著作佐郎太宗面詔通判大藩得壽春郡後移高安郡改因興國軍就除太常博士真宗即位鋭意任人一日中出朝士姓名有治狀者凡二十四人付中書門下令驛召至闕公在召中得對於長春殿上悦賜五品服即呼通事舍人送試學士院明日遷

有急奏上議北征又京東有强冦驚郡縣而曹南闕守
朝廷慮之遂命公往改屯田員外郎至郡稱治冦不敢
犯有兇人趙諫者冒鄉薦名與諸弟出入都下交權勢
結豪俠乘人之弊用以告訐或任威詐而大致富强人
畏如豺虎公即圖之患僚佐不一其力俄會故御史中
丞李公及始來倅曹李公時之端人也與公協心發其
家盡得兇狀奏之朝廷命御史府按覆諫之兄弟皆斬
于都市乃下詔曰凡民非干己事無得言遂著于令自

是天下訟息而刑清矣朝廷以西蜀僅寧細民猶或揺之俾公安撫兩川用天子恩意諭其父老皆從而安堵復命之日舉兩州能吏三十餘人執政疑其多公請連坐事遂行后皆至臺省又别詔委公與益牧張公詠議造大鐵錢乃窮其利害使盜鑄息而物估平蜀人於今便之歷三司度支判官出海陵新安二郡就遷度支司封員外公在三司日嘗舉榷茶官至是坐所舉不職免尋以度支員外郎起倅河南府馮文公薦公文行真宗

簡在旣久即命召試除兵部員外郎直史館判三司理
欠憑由司出為兩浙運使公大雅之器恥尚文法雖任
在按察而誠意坦然且曰吾欲吏樂其職民安其俗耳
士人黑白豈不明乎安用伺於毫髮使惴惴如虺蜴然
取詩人之譏耶還臺進禮部郎中判司農寺拜以本官
兼侍御史知雜事清淨端介百辟望其風采乾興初進
戶部郎中先帝大行有司治靈駕象物其制高大請自
京至陵凡郭門民舍有妨其往者毀之公上言曰先帝

封泰山祀汾脽儀衛至盛不聞有所毀去令遺詔丁寧正如漢之文帝專務儉薄豈以攸司奪先帝意願陛下裁損搢紳韙之俄求東歸除吏部郎中直昭文館知會稽郡還拜太常少卿判登聞鼓院又得請權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就拜秘書監遂分務洛下朝廷嘉其恬退遷太子賓客嗣子迎侍于京師以景祐元年十月三十日薨享年七十有五以明年八月二十一日歸葬於富陽寶元元年贈禮部尚書謝氏之先出黄帝後始為十姓

謝居一焉三代以還不顯其大至晉宋乃為盛族公之七世祖汾居河南之緱氏縣五世祖希圖卒于衢州刺史時唐季喪亂乃葬于江東嘉興郡子孫三世祿于吳越曾祖諱廷徽處州麗水縣主簿祖諱懿文杭州鹽官縣令葬于富陽遂為富陽人父諱崇禮從錢氏歸朝為泰寧軍節度掌書記檢校左散騎常侍累贈尚書戶部侍郎母崔氏贈博陵縣太君公之第四人曰炎有文于時與盧稹齊名時人謂之盧謝國史有傳終于公安令鍇為其官果從方外

學號安隱師坦爲其官公娶夫人許氏先公而終生男三人長曰絳至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後公幾年而亡次曰約將作監主簿以敏才稱次曰綺太廟齋郎俱早世女四人長適前進士周盤次適殿中丞梅堯臣次適太常博士傅瑩次適大理寺丞楊士彦孫四人景初大理評事穿越之餘姚縣景温太常寺太祝穿越之會稽縣景平將作監主簿景回尚幼公姿格竦異不事修飾天然有雅遠之範未嘗阿於貴勢見賤士必温禮接之知人之善稱道弗捨聞人

之過懼弗克揜故終身不聞怨言公始以文學中進士上第而長子長孫世踐其科又父子更直館殿出處僅二十年皆衣冠之盛事厥孫以公善狀請文於碑某於公有家世之舊又與舍人為同年交愛公治有循良之狀退得廉讓之體足以佑風化而厚禮俗敢拳拳以銘云

巍巍我宋　宅天而君　恢遠以威　革暴以文

濟濟吾儒　多良大夫　中外共治　休寧八區

猗哉謝公　周旋在中　在梓禦冠　至曹除宄

天子念蜀　猖狂始復　命公撫之　鼓歌其俗
偃仰藩屏　稚知其政　徊翔臺閣　清淨其行
人尚刻明　我質而平　厥民以寧　人必夸競
我休而靜　其道乃勝　吁嗟乎壽　以仁至名
緜一德全　有子與孫　相繼而賢　誠乎誠乎
聖人積善之誨不吾欺焉

劉磨勘府君式家傳　　劉敞

劉氏之先出楚元王世為彭城人西晉末避胡亂遷江南其後

又遷廬陵世次皆不明不可得而知然猶以彭城為望自廬陵遷新喻者曰遜遜生超超生逵逵生琠琠贈大理評事凡四世自唐末更五代頗假版仕州郡而未嘗有顯者評事生贈禮部尚書諱式字叔度少有志操好學問不事生産年十八九辭家居廬山假書以讀治左氏公羊穀梁春秋旁出入他經積五六年不歸其業精出是時天下大亂江南雖偏霸然文獻獨存得唐遺風禮部取士難其人甚叔度以明經舉第一同時無與選者由是江南文儒大臣

自張洎徐鉉皆稱譽之調廬陵尉太祖平江南叔度隨衆入朝見于殿下輩類數十人上一一親閱視察問皆罷遣獨叔度拜商水尉又遷絳州推官又遷鴻臚寺丞監潭州茶場改大理寺丞歲終奏課倍前人太宗善之立召還對語便殿改賛善大夫復出知利豐監是時初得并州又絕契丹和親誅靈夏叛族邊費多有司不能給頗以擾民叔度通輕重以謂此非長久之利因奏曰唐虞至治懋遷化居所以調有餘不足便民贍國臣前在潭州見積茶成山或

不能泄歲久則皆焚棄令利豐監積鹽復益多有司無術以御之但坐守視之耳國家據山海之源而不能用及邊寇小警蒐弊補敗輒以勞民至上下空匱甚非計也臣請通茶鹽之利彼之河北關中國可不益賦而財用足上異其言即以驛召入問計策語合意因留判三司都磨勘司賜緋銀魚自唐歷五代天下分裂百餘歲吳蜀交益荆晉閩越大者稱帝小者稱王其財賦自入不統天子有司及太祖受禪十餘年間吳蜀交益諸國

稍誅降太宗即位閩越請吏入朝又定幷州則天下始一統矣四方財賦一歸三司文集相乘會計不分明吏因為姦主者無由知叔度建請增置主轄等司以參校出入天子從之吏欺誣毫毛必察至今以為便轉祕書丞淳化中高麗絕契丹自歸天子方事取幽州嘉其識去就厚荅其使因欲結其心斷敵肩臂使叔度往諭指王以下郊迎叔度美秀明辯進退有規矩望見者皆心服先是高麗大旱及使者授館澍雨尺餘國中大喜事

漢使愈謹自陳國小齒下願執子弟禮叔度不許然所
賂遺甚厚叔度亦為之納還封上天子善之高麗通中
國自此始也轉太常博士領舊職前後以職事利害議
於上前及所施行天下以為便者不可勝紀奏對明簡
天子聽之率常數刻居磨勘之職十餘年後兼三部勾
院條領益精明朝廷言輕重者皆自以不及故天下稱
之劉磨勘云改工部員外郎賜紫章服天子令閤門使
擇善犀帶以賜其見遇如此真宗即位例轉刑部初李

維清為鹽鐵使其女壻盜用官錢數十萬吏畏維清不敢劾叔度發舉其事維清坐黜維清由是怨而三司貪猾吏以欺枉為生疾叔度禁其業亦皆怨常狙伺欲圖陷之太宗察其情每坐朝輒衆稱其材故毀不得入太宗崩真宗在諒闇吏因此叔度事時維清為御史中丞典治欲深致其文而吏所告皆虛反坐維清愈怒叔度既辨即出視事如佗日維清乃諷吏劾以不俟詔入朝免官其年卒年四十九叔度尚名檢好賓客所交游皆

一時名人徐鉉張泌陳省華楊億之徒雖年輩先後待之各盡其意億與石中立為獨拜牀下其見推如此初太宗好書集秘府古書模其筆迹自倉頡史籀下至隋唐君臣以書名世者為古今法帖朝廷宿儒鉅賢輒以賜之非其人雖宰相終不得而賜叔度獨六十軸當世以為榮自叔度沒四十年間諸子皆仕于朝每上郊籍田輒以赦令追寵其親以至今贈禮部尚書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四十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四十一　宋杜大珪編

韓太保惟忠墓表　李清臣

公諱惟忠著籍真定為靈壽人忠憲公之曾祖令定州丞相之高祖父也以忠憲公貴贈太保夫人張氏追封江國夫人太保之子諱處均亦贈太傅而丞相既貴又加贈為太師中書兼尚書令追封昌國公從魏國又從韓國夫人李氏追封韓國太夫人韓國公之子諱保樞

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魯國公魯國公之子則忠憲公也歴同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太子少傅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陳國公子八人長曰綱故尚書司封員外郎次曰綜故刑部員外郎知制誥次曰絳再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令以建雄軍節度使檢校太傅鎮定州次曰繹故職方員外郎次曰維令以端明殿翰林侍讀龍圖閣三學士吏部郎中知許州次曰縝令以右諫議大夫龍圖閣

直學士為樞密都承旨次曰緯故比部郎中知解州次曰紘故光禄寺丞韓氏自忠憲公舉進士因侍魯公客京師其後魯公薨遂葬于許而忠憲公益貴始占第太廟之通衢而門族之盛為天下冠在朝廷評其德在士大夫語其學在公卿之後論其世咸多韓氏然高曾生長靈壽葬其處則韓氏本河北人也盖自唐末更五代天下之民纒於兵火之毒者二百餘年至太祖太宗起河北有天下墍除骫難提携赤子而置之太平安樂之

地累聖繼之以休養生息為事其顧指左右駕馭馳騁莫非一時之豪傑考諸國史則累朝將相頗多河北之人若趙韓王普實保塞人曹冀王彬靈壽人潘太師美魏人李文正公昉及竇尚書儀之昆弟真定人王太尉旦莘人張尚書詠清豐人柳公開元城人李文靖公沆肥鄉人張文節公知白清池人宋宣獻公綬平棘人韓忠獻公琦安陽人餘有名公卿相望而立朝者不可悉數竊嘗原其故矣夫河北方二千里太行橫亘中國號為

天下脊而大河自積石行萬里出底柱傍縁太行至大
峰斗折而東下走大海長崗巨阜紆餘盤屈以相拱揖
抱負小則綿一州大或連數郡其氣象如此而土風渾
厚人性質朴則慷慨忠義之士固冝出於其中而雖或
有不遇不及自用其才亦必搾鬱渟滀聲發益大澤浸
益遠以施于子孫亦自然之理也自太保公基本其慶
而忠憲公以道德事仁宗皇帝進退優裕有始有卒令
定州丞相以忠厚正直事仁宗英宗以及令上出藩入

輔親當天下大事不辭艱難其昆弟群從又才賢且皆顯用嗚呼可謂盛矣如太保公豈非所謂不及自用其才而施于子孫者耶自太保公至丞相纔四世而五世諸孫尤衆宗彦終兵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判三司鹽鐵句院宗道令工部郎中淮南轉運副使宗右大理寺丞集賢校理判官告院宗哲大理寺丞通判祁州宗師度支員外郎知相州宗郯大理評事宗恕大理寺丞宗武東阿縣令宗儒大理評事宗良大理寺丞宗厚宗文光

祿寺丞宗直宗本大理寺丞宗迪太常寺太祝宗質將作監主簿宗敏祕書省校書郎宗堯壽安縣主簿宗亮將作監主簿宗望郊社齋郎宗坦太廟齋郎宗矩將作監主簿于太保公皆來孫也其六世諸孫玠珪瑗璉瓌珙珏理珦琯玭璪或已仕或未仕二十人未名皆昴孫也夫二漢元功儒林之後與夫晉王謝唐崔柳韋杜之族至於與國同久令韓氏自忠憲公至高祖四世贈一品上下衣冠傳七世此特太保公之遺德已足以致之矣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

若忠憲公及大丞相與其諸伯仲又以勤勞慶善承嗣之如此則後又冝有興者遽可以世數量予傳有之一歲之計植之以穀十歲之計植之以木百歲之計植之以德觀韓氏所植之厚豈獨百年哉視德之所至而巳矣初太保與韓國公微而葬其家相比也其後增築之稍如其品制而墓益大遂合而為一獨留墓首異封誌以告于後元豐元年秋九月丞相自太原易鎮定武乃詣靈壽旣祠謁墓下因屬清臣為之表而得陽翟孫曼

敘書于石是不獨著太保公之系將以徧示天下為人之子孫者焉元豐三年正月十日四世孫建雄軍節度晉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傅使持節晉州諸軍事行晉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定州路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兼知定州軍州事及管内勸農使上柱國南陽郡開國公食邑九千户食實封二千九百户絳立石

張寺丞文蔚墓誌銘　　范鎮

尚書屯田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張君唐英次公以書抵予曰唐英行至利州得先人手書曰翰林承旨王公翰林侍讀范公皆知汝者茍得二公之文以外內志吾墓吾為不朽矣又言公有田二𡊮漬一𡊮以市書以求師使教諸子平居赴人之急雖水火不避也鄉人之有訟者不之官府而之公以取決焉而去者甚衆嘗有涉水而盜其竹者家僮寘棘水中宅曰盜傷足瘡甚君資以粮以藥治之惡童之為而逐之其後盜瘡愈求為

客守竹林者十餘年尤好飲酒不得酒輙不自聊于是
又賣田以易一酒壚以足其好久之負酒債者以巨萬
計皆折劵不問嘗感疾且亟有老父持丸藥與之已而
疾愈老父亦不復見又嘗遊青城山有媪行丐於道人
與錢者皆不受曰我須千錢公熟視之予千錢媪出僂
箄授之曰而子作官無忘我也明日媪持所得錢以予
里胥曰我且死汝買棺以葬我于道左它日得吾箄者
當改葬我後唐英及第公往改葬之視其棺獨布衣而

已其説如此而皆以為公遇神仙也公諱文蔚字隱之其先長安人七世祖玦為右拾遺從僖宗入蜀留其子道安於蜀遂家焉道安生令問王建强官之佯瘖不起令問生立號皂江漁翁有詩百餘篇皆憤世之作也立生全全生仁锡仁锡生三子公其季也治平二年次功登朝公為大理評事致仕上即位改光祿寺丞是歲次功以所得五品服請授公既得請其六月次功為御史奏事延和殿猶緑衣上怪問之具對以故上曰是孝也

復以五品服賜之未再月父子皆賜服士大夫以為榮四年八月乙亥卒于成都之寓居享年七十以熙寧元年三月癸酉葬于雙流縣之甘泉鄉娶馮氏長壽縣君子男七人其一即次功也曰商英為漢州雒縣主簿曰軒英虞英皆舉進士未第曰民英曰顓英邦英先公以亡女二人其一亡次適宋記韓希顏孫八人皆嚮學侁侁有以大其後者初次功聞公之訃上惻然哀之賜白金二百兩又詔給兵幹以濟其行人於是乎以公為有

子也王翰林已表君之墓予又作銘以納公墓中則公之志為得矣銘曰

神仙之事見于傳記者予嘗疑焉而公再遇異人皆有得世之人遂以公之有子由于雙筆豈其然耶始公賣田以市書以求師使教其子則其子固可知矣況其疎通敏達皆可以大顯者雖無神仙人其捨之乎人其捨之乎

程太師坦墓誌銘

王珪

國子博士致仕程公之既葬也其子宣徽南院使安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判延州戡使人以告予曰我先君不幸材屈于位而墓碑之未立後世將泯而無聞朝夕以是為懼而不敢寧敢請以銘予得其世序之所以來又迹其所涵者厚而不克大發于時知夫程氏之有後也為之銘惟程氏自重黎以来世其職不墜涉三代至于秦漢之間蓋不絕聞公之先出廣平近世始徙許州之陽翟遂為陽翟人曾祖遂避世不仕祖守壤仕周為

臨濮縣令贈太師中書令父思義少通經術而藩鎮屢辟不至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母劉氏追封魏國太夫人公諱坦字坦然治春秋三家學淳化三年賜本科及第補郢州司户參軍再調河中府河西縣尉歷遂州長江泰州興化二縣令杭州録事參軍舒州團練判官又為泉州觀察推官應天府留守推官故相張文節公知留守事被召還朝薦公為大理寺丞知河南府福昌縣從益州廣都又知齊州禹城未幾請監許州長葛縣

酒稅再遷殿中丞遂請老于陽翟明年會天子覃恩遷
國子博士景祐二年十一月辛卯以疾卒于家享年七
十七南院太傅實公之仲子也時守秭歸郡始聞公疾
即限期解郡及聞訃道中乃茹哀徒跣而歸後三年公
夫人王氏亦卒公世葬陽翟縣之麥秀鄉其將葬公也
卜其大墓之左不吉卜其兆域之南則惟食遂以康定
元年正月甲申葬公于後卜之原以夫人祔焉公初為
椽郢州會民有執盜者三人法當死州趣獄上公疑其

自誣輒留吏訊之果得真盜者自是雖它郡有疑獄監司屢屬公處之多所平審在河西方朝廷治兵靈武而文移急於星火又賊騎數出內侵公領數縣芻粮從間道往餽塞下皆先期以辦在興化招流庸自占者數千家在福昌屬京師冬無冰詔伐冰嵩少下時近春氣暖冰不就縣人憂其責公往禱龍潭之涯而一夕冰合視之皆隱伏奇譎而不可將衆以謂公精誠之致焉在禹城又招流庸數千家括隱田萬五千畝公自國子博士

累贈吏部侍郎其為人衎衎然不妄笑言居官不茍求名譽而多陰施在人雖連蹇四十餘年未始有過謫夫為善者茍不耀自躬則遺諸後世蕃昌爲奕而不可止惟公之仲子天禧中禮部第進士為天下第一遂登甲科歷臺諫爲侍從之臣其典重藩尤有聲其為參知政事乃贈公太子少師為樞密副使又贈太子太師為宣徽南院使又贈太師中書令為安武軍節度使又贈兼尚書令遂有封成國且程氏之分雖盛于廣平中山而世

不常顯令公子與故相國中山程文簡公前後提旄鉞俱鎮延州其勲名昭聞俱為國偉臣自國朝以來葢顯有二程嗚呼公可謂有子矣公夫人王氏封越國太夫人子男五人長曰咸試將作監主簿次即戡也次曰晕綿州鹽泉縣尉次曰戩河南府永寧縣主簿次曰羲鄭州觀察支使女五人長適進士孫起次適尚書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孫甫次適太常博士袁穆次適尚書駕部郎中張峋次適國子博士崔公孺孫男十

三人曰莊尚書虞部員外郎曰緼叅卒曰英蔡州司户叅軍曰荀虞部員外郎曰安國早卒曰萬大理寺丞曰薫將作監主簿曰葆曰著皆大理寺丞曰莘内殿承制曰蓋大理寺丞曰莵曰蒨皆將作監主簿曾孫男七人

銘曰

士修於家　不苟以進　公進自初　弗矯弗競

亦既有年　豈不欲施　雖屈于用　其終無隳

公滀弗章　時則有後　允顯其人　在帝左右

曷以贈公　大啓其封　尚書中書　一品之崇
始艱終榮　是謂受祉　公雖云亡　其問不已
葬也誰下　不遠先塋　更千萬年　毋毁我銘

何廬江隱侯澤墓誌銘　張商英

仙井何氏為仁壽縣之石馬封人葢十世矣六世祖琇
節操不群孟蜀迫知遂川非其好也蜀平隱遯自晦琇
生得中得中生保廉保廉生仲素世以儒術訓迪子孫
居鄉黨以行義稱悍隣凶人望風而化寇盜充斥相戒

不入其里仲素生隱侯諱澤字景之天姿樂易喜人之善如自己出赴人之急難甚於救水火居家終日危坐衣冠儼然家人不見有惰容娶同郡喻氏生二子曰彦伯彦材彦伯早死彦材父子力學元祐某年某月某日隱侯卒年六十而彦材有子六人皆治經為郡舍諸生曰棠曰臬相次登進士第臬以殿前對策為天下第一政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始克葬隱侯于郡之藍田里石門隴臬以予為鄉里老夫子言不欺而信于人來求

墓誌銘詞曰

三代之時中國所治者五服之外謂之要荒區域隅絕風俗向背不一而名山大川之氣含蓄壅遏而不宣其見于世闡發為人用往往不過珠玉寶貝黃金鹽鐵之富而已至秦開三十六郡東南至于海岳西徼于岷嶓其後英雄豪傑之割據衣冠人物之流寓地氣稍稍通達而山澤英粹之氣時為賢人君子文學才俊之士吾嘗五十年前考試於懷仁郡望其層巒疊嶺長岡大阜

蔓延起伏之形勢有如牛頭之昂視馬領之挺長者意其必有異人也俯而視之見井釜相望黒煙亘空運泉若飛則鹹鹾之利充被全蜀予立馬久之吁嗟曰地氣泄矣其鍾于人也必緩豈有時而興耶予去蜀五十餘年乃聞有何氏子累世讀書應舉比年相繼成名而鼎也遂能以長策大對為多士舉首以此觀之豈非山川之氣為之以人力者利近而功速鍾之於人者必待其世世之修蘊服仁義行忠信誦詩書畏廉恥篤孝友而

子孫弟姪濟濟恂恂不流於小人之域然後生一人則為英為俊為顯為貴豈特作鹹之利云乎哉彥材有子六人棠也今為宣教郎洺州教授臬也今為主客郎官四人在舍學皆有譽勉之勉之念乃祖先厥考之積累勤苦無忘吾五十年前之記囑凡作一事吐一議必稽六經孔孟之訓一旦遇大用於時與生民為福為縉紳衣冠為領袖則劒嶺以南光彩煥赫老夫亦與榮焉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四十一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四十三　宋杜大珪編

老蘇先生洵墓誌銘　歐陽修

有蜀君子曰蘇君諱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君之行義脩於家信於鄉里聞於蜀之人久矣當至和嘉祐之間與其二子軾轍偕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脩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書既出而公卿士大夫爭傳之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學稱於時眉山在西

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君之文博辯閎偉讀者竦然想見其人既見而温温似不能言及即之與居愈久而愈可愛間而出其所有愈扣而愈無窮嗚呼可謂純明篤實之君子也君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三世皆不顯職方君三子曰澹曰渙皆以文學舉進士而君少獨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書職方君縱而不問鄉閭親族皆怪之或問其故職方君笑而不答君亦自如也年二

十七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為文辭歲餘舉進士再不中又舉茂材異等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為吾學也悉取所為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為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涵蓄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于深微而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慤故得之精自來京師一時後生

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為師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別之初脩為上其書召試紫微閣辭不至遂除試祕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禄與陳州項城縣令姚闢同修禮書為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而君以疾卒實治平三年四月某日也享年五十有八天子聞而哀之特贈光禄寺丞勑有司具舟載其喪歸于蜀君娶程氏大理寺丞文應之女生三子曰景早卒軾令

為某官轍某官三女皆早卒孫曰邁曰遲有文集若干卷諡法三卷君善與人交急人患難死則以養其孤鄉人多德之蓋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汨而不明者諸儒以附會之説亂也去之則聖人之旨見矣作易傳未成而卒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彭山之安鎮鄉可龍里君生于遠方而學又晚成常歎曰知我者惟吾父與歐陽公也然則非余宜誰銘銘曰

蘇顯唐世　實欒城人　以宦留眉　蕃蕃子孫

自其高曾　鄉里稱仁　偉歟明允　大發於文

亦既有文　而又有子　其存不朽　其嗣彌昌

嗚呼明允　可謂不亡

又墓表　張方平

仁宗皇祐中僕領益部念蜀異時常有高賢奇士今獨無之耶或曰勿謂蜀無人蜀有人焉眉山處士蘇洵其人也請問蘇君之為人曰蘇君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然非為亢者也為乎緼而未施行而未成我不

求諸人而人莫我知者故今年四十餘不仕公不禮士士莫至公有思見之意宜來久之蘇君果至即之移如也聽其言知其博物洽聞矣既而得其所著權書衡論讀之如大雲之出於山忽布無方倏散無餘如大川之滔滔東注於海源也委蛇其無間斷也因謂蘇君左丘明國語司馬遷善叙事賈誼之明王道君兼之矣遠方不足成君名盍遊京師乎因以書先之於歐陽永叔君然僕言至京師永叔一見大稱歎以為未始見夫人也

目為孫卿子獻其書于朝自是名動天下士爭傳誦其文時文為之一變稱為老蘇時相韓公琦聞其風而厚待之嘗與論天下事亦以為賈誼不能過也然知其才而不能用初作昭陵凶禮廢闕琦為大禮使事從其厚調發趣辦州縣騷然先生以書諫琦且再三至引華元不臣以責之琦為變色然顧大義為稍省其過甚者及先生没韓亦頗自咎恨以詩哭之曰知賢不早用媿莫先於余者也先生亮直寡合有倦游之意獨與其子居

非道德不談至於名理稱會自有孔顏之樂一廛一區侃侃如也又數年召試紫薇閣不至乃除試祕書省校書郎俾就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祿集成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奏未報而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八實治平三年四月英宗聞而傷之命有司具舟載其喪歸葬于蜀明年八月壬辰葬于眉州彭山縣安鎮鄉可龍里朝野之士為誄者百十有三人先生字明允考序大理評事累贈職方員外郎

以節義自重蜀人貴之生三子澹涣教訓甚至各成名宦先生其季也已冠猶不知書職方不教鄉人問其故笑曰非汝所知也年二十七始讀書不一二年出諸老先生之右一日因覽其文作而曰吾今之學猶未之學也已取舊文藁悉焚之杜門絕賓友繙詩書經傳諸子百家之書貫穿古人由是著述根柢深矣質直忠信與人交共其憂患死則收恤其子孫不喜飲酒未嘗戲狎常談陋今而高古若先生者非古之人歟謂今莫若古

者斯焉取斯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其命相制曰生民以來數人而已造作言語至以為幾於聖人歐陽脩亦善之勸先生與之游而安石亦願交於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弔之先生獨不往作辨姦論一篇其文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

陰陽之事有賢者而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羊叔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故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容貌言語固有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千百輩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

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令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召收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慝竪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

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者則吾之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當時見者多不為然曰嘻其甚矣先生既沒三年而安石用事其言乃信夫惟有國者之患常由辨之不早子言之知風之自見動之微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至于此嘗試評之曰定天下之臧否一

人而已所著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易傳未成初君將

游京師過益州與僕别且見其二子軾轍及其文卷曰

二子者將以從鄉舉可哉僕披其卷曰從鄉舉乘騏驥

而馳閭巷也六科所以擢英俊君二子從此選猶不足

騁其逸力爾君曰姑為後圖遂以就舉一上皆登進士

第再舉制策並入高等令則皆為國士仁宗時海内乂

安朝廷謹持憲度取士有常格故羔雁不至于嵒谷奉

常特召已為異禮屬之論譔臺諫之漸也而君不待惜

乎其當於命也其事業不得舉而措諸天下獨新禮百篇今為太常施用若夫鄉黨之行家世之詳則其別傳存焉今舉其始卒之大槩以表其墓惟其有之是以言之不作云

曾博士易占神道碑　　李臣

曾公諱易占字不疑系出建昌之南豐考諱致堯以文學論議知名天下官至戶部郎中言事忠切於權貴無所避竟貶以卒自江寧府官所歸葬南豐歐陽文忠嘗

作碑以勒于墓隧其論家世封域詳矣歐陽公又曰夫晦顯常相反覆而世德之積久則其發也宜非一二世而止公有不得盡施者其必有以遺于後矛公第五子初以䕃補太廟齋郎歷撫州宜黄臨川縣尉舉州司法進士中第改鎮江軍節度推官武勝軍節度掌書記蔡州軍事判官皆不赴舉監真州裝卸倉遷太子中允太常丞以博士知泰州如臯縣又知信州之玉山縣州守貪得不法公逆折其所欲守愠公中之以事御史劾治

婾婀不盡守雖坐譴猶奪公博士公受誣以歸十二年不仕公曰吾身弗用吾豈戚戚于是哉唯志之所存不可偕吾身以歿也乃寓其志於文章凡數萬言作時議三十篇其畧以謂治天下先名教次之以省事又次之以擇人然後立制度信賞罰重號令敦本以帥之節用以持之夷狄可以理服也盜賊可以術消也治道之本先定而其末亦從而舉矣書成其後將如京師抵南都感疾甍又二年諸子舉公柩葬先君之隴下公之歿既

久而賢士大夫言時政之所宜以及朝廷有施設措置思所以維馭太平者而時議之説往往行于其閒如開廣學校長養人材分别科選訓輯民兵責宰相以事實竄讒臣以警姦慝罷居喪之起復者多如公嘗所論著者識者始謂公材能事業可相天下公平居泊然無所事而獨積思于學至吏治尤爽決其為縣能使豪强自斂飭且帥其里人不犯法在越屢直州守之失在如臯建畫于州航海以糴活饑人數萬其來年又力請寬逋

租民賴以安興學以教縣人寶元中趙元昊叛士爭言兵公曰春秋之義先自治吾能自治夷狄非所憂也自治且否何遽言兵耶其論蓋如此家甚貧葬客死之士二人歸其柩字其孤者又一人宰相舅有為贊善大夫死三十年猶殯者殯壞公為完之且移書宰相責使葬公生端拱已丑終慶歷丁亥子男七人肇文章馳騁歐陽諸公間自為一家仕至知制誥卒年行誼過人令卒宰亦早卒布事神宗皇帝擢翰林學士令上用為知樞

密院事肇歷中書舍人令知海州事公之曾祖諱延鐸
曾祖妣羅氏祖諱仁旺贈尚書水部員外郎令累贈太
保祖妣周氏初封陳留縣太君令封國太夫人考累贈
太傅妣封國太夫人公初娶周氏令追國夫人再娶吴
氏封國夫人後娶朱氏封國夫人初公之亡家人得箧
中疏槀謂劉向言治道在别邪正夷狄動于外百姓窮
于下尚未足憂也正人不用邪臣進斯可憂矣公已葬
後三十六年臨川王丞相論公平生出處學行之所至

書之于碑陰嗚呼公其不歿矣銘曰

公之于物　檄曲規邪　小人徂疾　君子嘆嗟

公之于事　周通縷制　細大本末　經經緯緯

凡公之言　匪葩匪組　品判是非　商較今古

公之所志　非己惟人　險夫躓公　斯困吾民

有書不志　雖詘猶伸　猗考如斯　猗子若兹

載其令光　世永如之　孰裕厥實　孰信厥詞

相國文公　前有銘詩

孫府君庸墓誌銘

王禹偁

端拱元年殿中丞富春孫公自龍州受代終於岐山諸孤護喪櫂窆于許服闋長子何舉進士中甲科聲名振天下俄拜右正言直史館賜三品服進階為朝奉郎策勲為騎都尉且命副漕運使于畿甸之西按行數十郡屬吏故人負弩望塵之不暇令春上郊祀畢以何貴制贈殿丞府君為尚書户部員外郎將改葬請進士王巘齎書來滁上乞銘於工部郎中王某公諱庸字鼎臣其

先出於姬姓春秋時仕衛為御三國時據吳稱伯五代祖植始渡江為潁川長史高祖簡徙居于蔡曽祖中祖真皆隠德不仕考諱鎰贈大理評事先妣劉氏追封彭城縣太君皆從公之貴也公即評事之次子少孤力學舉進士不第退而修經世之務欲以布衣干天子取顯位而行道此其志也周顯德中徒步詣招諫匭上賛聖策凡二十有四條多引貞觀時文貞公事以自比世宗覽而奇之命策試于四掖解褐除開封府兵曹叅軍會

省吏員再考而罷建隆初授河南府河南縣主簿月餘丁彭城太君憂服竟留守向公從民之請以前銜署攝又權司法參軍乾德中調于天官得開封尉以親王出尹而公實事之秩滿考績議當美遷會上言令錄多缺有詔趨吏部亟行補注且曰無限品第因折六資為登州錄事參軍居十載不得代太平興國五年從官巴蜀會朝廷表公之才且稱其滯上亦記公之名始授太子左賛善大夫尋以本官知荆門軍事明年賜緋衣銀章

旌善政而疇久次也移典龍州軍事雍熙初遷殿中丞在郡四年復命得疾肩輿而歸享年六十有七夫人張氏故國子博士潤之女也先公一年而亡生以夫貴封清河縣君歿以子貴追封河内縣太君次子僅舉進士文學如其兄次子侑少工為詩長女適鄂州録事參軍王道隆夫亡守志次女適進士劉仲堪俊而有文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河南府某鄉某里從廷評府君之塋以河内太君祔焉禮也昔西漢選用經術鼂錯董仲舒以

對策高第顯太宗褒拔王佐劉洎馬周以上書稱旨達
戶部其斯人之徒歟盖士君子得其時則功成事立大
位及于身無其時則卷道藏器餘慶發于後報若影響
昌嘗有差始世宗得公之策即欲擢升諫垣有折水人
趙守微以草澤上章拜右拾遺未幾坐家行不修貶商
州戶曹掾丞相范魯公謂公誠有奇材歷試而後用時
移事去沉于州縣此一不遇也故事尉兩畿四赤者滿
歲則拜諫官御史由是而為大寮公獨折資斜郡陸沉

者十稔此二不遇也上久在藩邸僚吏數多即位以来鮮不超擢其間才如孔維者亦至祭酒而公守道退默未嘗自陳竟以列庶寮典遠郡而終身焉此三不遇也嗚呼天其或者屈公之位而大公之嗣乎至于業官之績可以為吏師修身之道可以為人範廉財慎言出于天性好學博古老而不衰又令人之所不及也具于家狀此不復書有文集二十卷行于代味其言知其道矣初廷評府君以通五經隨計于僖宗朝屬巢冦覆二京

而罷干戈之中講誦不輟秦宗權欲引為賔介以疾拒之夫如是則户部之賢三英之秀有自來矣先是其為左司諫知制誥有以何之文相售者見其文有韓柳風格因誇於同列薦于宰執閒居數月何始來候吾又得僅之文一編時給事中兼右庶子畢公與吾同典誥命適來吾家因出僅文以示之讀未竟迺大呼曰嚇死老夫矣其為名賢推服也如此僅之就舉也以凡中狀元抑之未第方今縉紳中言掌誥之才者咸曰朝廷不命

其人則已命之則必何也場屋語科第之殊級者亦曰
國家罷舉則已舉不罷則首冠者必僅也吾是以知廷
評之積德戶部之道報在夫三子矣豈止文學之有人
又將富貴之逼身也銘曰

賢人有位　止于身貴　無位于時　子孫得之
廷評素履　家食而已　戶部偉才　朝班而止
貽謀遺志　付與三子　三子堂堂　天實佑爾
賦爾獻文　錫爾繁祉　翰飛聖朝　何啻萬里

孫氏諸孤　其顯宋乎

宋府君玘行狀　　宋祁

宋氏本廣平望族代有冠冕中葉避地始來浚都通州府君事唐昭宗位至御史中丞坐法貶州司馬子孫蕃衍為東畿著姓乾封府君事後唐歷晉漢多為劇邑清尚素節鄉品亡二霍丘府君弱冠秀發通王霸之術是時諸侯据藩嶽㧞豪英因感艱運濡足當世由是連應滄魏兖冀之辟周世宗用兵淮上鋪敦深入府君自田

里獻書行在陳滅吳之策世宗竒其才拜真令隨王師東下而安輯之淮人忘亡遭内憂去官宋受禪銓符追集調蔡州團練判官謝病不住俄而易簀年四十八先府君早孤事母賈夫人至謹諸兄以宦學遠或千里近或數年乃還惟府君朝夕瞻省以孝聞邑中里人邢敦盤桓遯世罕通謝問獨以府君為益者之友治春秋三家長左氏賈夫人之喪毁瘠如禮年四十親友勸以仕始游京師太宗端拱二年明經及第為寧州襄樂主簿

時四方饟道數棘外臺鄭文寶徵府君行部中董索輸
獲如令而辦大見褒識代還調江州司理叅軍慨然歎
曰是不足為仁邪位無小顧力行何如耳因精思於訊
鞫爰書之間屬邑尉邢積捕疑盜數十人鍛錮周密移
之郡獄太守李朝以證左明具即俾論死府君疑有枉
狀因微挺囚械勿色以問之囚對不讎乃自白于朝朝
弗察府君即申牒大獄四十日所以防寃誣盡情實令
旬甲未浹不敢如教朝大怒居數日隣州獲真盜自首

于官傳檄株送朝執書慭且駭曰掾其神乎州界有行商部輜重夜徑澤中將宿佛祠值姦人前殺羣僧廷內狼籍商人入寺蹀其血乃覺因輕騎逃去曉逢邏者見衣履有汙執以為賊傳考數獄商遂自誣府君以為是輩操奇贏舉千百計胡忍而蹈死耶因屏左右詸以好語商恐懼辭卒不變府君尤却其獄夜據案寐怳惚若有人乘馬至聽事自稱鄭使者呼曰誤矣府君驚寤遽召侍卒緩其繫盡取成牘焚之左右雜然謂不可遲明

有姓鄭者詣官告其謀盡獲支黨商乃免其慎諦精感如此前後閱郡將數人其間侍中文懿馮公尤所欽待殿省丞呂奉天峭刻臨州少所推薦器府君仁隱材幹凡再加保述居官八年弗得代時故二卿文定趙公以美俗使江表廉其淹恤疾置言狀是冬集吏部復掾常州三考皆最掌獄凡十年所蔽數千無一詿誤者每有重辟必持案諗囚爾罪應死盡召家人使之相見飦粥衽席時其早晏未始妄加搒掠須其情究意訖然後行

決囚皆叩顙感泣既誅又為人設一僧使誦經懺罪自是州人習聞之其後因每伏法卒呼曰若勿化有知當為宋府君作狗馬償厚德九江毗陵二郡父老至今能言之俄為光州録事參軍安州應山令江陵府從事府君謙謹脩潔康靖樂道薄于自奉裕于施物罰無衆衣案無累肴以已不知人為疚不以人不知已為恨沖猷隱量粹焉莫見其際恭于接士而不諂也力于事神而不祈也不援上以茍求不詭遇以取穫居六官更三十

載結考十七訖無玷漏而間關捷遅終不獲遷力與命其相戾也雅性强記闇誦諸經及梁昭明文選以教授諸子遇家人嗃嗃嚴厲雖盛暑必正冠束帶居常諷梵書日十數過以為常讀莊子内篇至金躍求為鏌邪輒以訂已曰吾終不為不祥之請其埋照含厚蓋性之也天禧元年調都下疾終于僦廡實六月二十九日同毋昆弟七人長曰瑋終安州雲夢令次曰琚曰璩曰現咸先歿弟曰昱舉進士早世曰位終國子博士五合姓曰

高氏曰二王氏繼以鍾氏故著作佐郎仕華之次息女最後朱氏故著作佐郎慶孫之長息女朱夫人後府君十三年而終三子二女長曰邠早夭仲曰郊季曰祁邠後王氏出也郊祁及二女鍾出也長女適陳留謝曄舉進士令為湖州歸安尉次適隴西李彥輔皆不幸短命府君之歸全也朱夫人留止南方獨郊侍疾及斬馬在疚力不克葬乃權窆京城之偏後八年郊與祁皆進士及第嗚呼小子以治命之重不敢殞滅天假殘息興于

零丁孤苦之餘遭時樂育進服嘉會非府君之儲德馮
厚義方清白之所庇疇能及此然祿之弗逮哀亦罔極幸
天子推孝治之化篤喪親之典乃以天聖五年郊祀詔
書一追贈府君為太子中允封朱夫人為壽光縣太君
明道東耕再贈屯田員外郎追封鍾夫人為潁川縣太
君景祐二年圜丘禮成進加令贈由霍丘府君以上咸
葬總城一昭一穆塋無餘位術家曰宮姓士音也長生
于申必開坤隅以次先兆而西南地薄罔趾不可窆乃

令得吉卜於許州陽翟縣三封鄉之南原以景祐丙子孟冬之癸酉舉公之柩以鍾氏朱氏二夫人合祔焉恭惟先府君庸言成規庸行成矩凡有諸訓皆可為士林景法而光靈寢遠竹素靡傳摧慟追懷百不獲一謹櫥攈畧以備誌墓之實謹狀

右富秦公以下至宋府君玘十六人碑銘雖非一時柱石大臣而皆源祥基慶以大其後為時名臣有足覲考故特附之于此俾士大夫知積德之報

云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四十二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四十三　　宋杜大珪編

曹武惠王彬行狀　　李宗諤

曹彬字國華真定靈壽人父芸成德節度都知兵馬使彬幼沈厚謹愿漢乾祐中承父籍補牙職郎帥武行德見其端慤甚異之嘗指彬謂左右曰此遠大之器非常流也周太祖貴妃張氏即彬從母周祖受禪世宗致書鎮帥何福進召彬歸京師隸帳下從征澶淵及嗣位補

供奉官擢客省副使河中都監蒲帥王仁鎬以彬帝戚尤加禮待彬奉仁鎬益恭公府讌集必危坐終日未甞轉眄仁鎬語從事曰老夫自謂夙夜匪懈及見監軍矜嚴始覺已之疎怠顯德三年移潼關監軍就遷西上閤門使五年代還奉詔賜吳越王鎧甲弓弩鎗劒及中吳軍節度錢文奉國信既致命即日遽還私覿之禮一無所受吳人趣舟追及因與之猶不納至數四彬曰吾終近之是拒名也歸籍其數悉上送官世宗謂之曰前使浙

中者取求無厭其辱君命汝獨能如此廉潔甚可嘉也盡以所輸還之彬始拜賜分遺親黨明年判四方館事出為晉州兵馬都監時劉鈞盜據幷汾晉為敵境彬晝則訓師夜則巡警以勤瘁聞廷璋節制平陽頗推服之一日廷璋率彬及賓佐游郊外方環坐笑語會鄰道王將走單介馳書詣彬詢於左右曰孰是曹監軍有指彬示之使人以為紿也笑曰豈有國親內職而衣弋綈袍坐素胡牀者乎轉引進使初太祖典禁旅尤器重彬彬

非公事未嘗上謁平居讌會亦罕預太祖奇之建隆二年趣召歸闕謂之曰我疇昔欲親汝汝何故疎我彬頓首謝曰臣事周室為近親歷職禁闈安敢交結尊貴上益嘉獎轉客省使俄命與王全斌郭進領步騎萬餘攻河東之樂平縣降其將王超侯霸榮等千八百人又獲千餘人俄而賊進悉漢兵來救三戰皆敗之詔廷尉為平晉軍又降静陽等十八寨乾德初改左神武將軍充內客省使河東來攻平晉軍命彬與郭進張彦進陳萬

通援之未至一舍賊遁去時初克遼州河東召契丹五押騎六萬餘來攻又命彬與李繼勳羅彥環郭進武懷節援之大敗虜騎于城下俄兼樞密承旨二年冬遣將兩路伐蜀詔馬軍劉光義為歸州行營前軍副部署以彬為都監峽中郡縣悉下又降遂州時諸將咸欲屠城殺降以逞惟彬申令戢下所至悅服太祖聞之詔書褒美使謂彬曰汝能約束將士禁暴恤民吾任得其人矣兩川平會益州王全斌崔彥進王仁贍等晝夜宴不恤

軍事因而部下漁奪貨財蜀人苦之彬屢請旋師全斌輩逗留不發俄而全師雄等構亂復與光義破之于新繁擒萬餘人與彦通協力剪滅及還京師上盡得全斌輩事狀因面詰仁贍仁贍歷詆諸將為奢縱不法事冀以自解且曰清廉畏愼不辜陛下任使者惟曹彬一人耳乃以全斌等屬吏即日授彬宣徽南院使檢校太保領義成軍節度彬入見上奏曰征西將皆以獲罪臣獨受賞何以寧處不敢奉詔上曰卿有功無過又不自矜伐

苟有纖介之累仁贍豈為汝隱邪懲勸國之常典可勿
讓六年遣李繼勳党進率師征太原命彬與行營前軍
馬步軍都監戰洞過河斬一千餘人級奪人馬甚衆開
寶二年太祖將親征復為前軍都監率兵先赴太原次
團柏谷降賊將陳廷山又戰城南薄于濠擒奪千餘級
太祖至城下分置寨於四面命彬主其北六年進檢校
太傅江南李煜違詔稱疾不朝完城壘繕甲兵漸失藩
臣禮七年九月詔彬與馬軍都虞候李漢瓊判四方館

使田欽祚率兵先赴荆南大發舟艦上連日幸迎春苑登汴隄觀戰棹東下又命潘美發步士總十餘萬水陸齊進太祖御長春殿宴餞語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慎勿暴掠生民惟示以威令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十月詔以彬為昇州西南路行營馬部軍戰棹都部署彬分兵甲荆南順流而東破峽山口寨殺守卒八百人生擒二百七十人獲池州牙校王仁震王晏錢興進克池州又戰銅陵生擒八百人獲戰艦二百餘艘連克當塗

撫城二縣駐軍釆石磯十一月又擊敗吳兵二萬餘衆生擒偽兵馬副部署楊收都監孫震獲馬三百餘匹詔作浮梁跨大江以濟師彬等進師破江南軍數千人於新陵寨獲艦三十餘艘十二月破其軍五千衆于白鷺州生擒百餘人獲戰艦百五十艘八年正月破其衆萬餘于新林港口斬二千級焚戰艦六十餘艘二月軍次秦淮吳人水陸十萬陣于城下大敗之俘斬數萬計獲兵器數萬印數十鈕及浮梁城吳人進師出禦大敗其

衆獲偽將衛軍都頭鄭賓七輩及軍器萬餘又攻其城南水寨殺戮千餘破數千衆于白鷺洲俘朝千計於江中三月破吳兵數千衆于江中俘五百人破關城悉焚其廬舍殺千餘衆溺死者又千計守陴者皆遁偽天德軍都知兵馬使張進等九人來降俄又破其軍二千衆於秦淮北六月又破其二萬衆于城下奪戰艦數千艘八月丁德裕與兩浙軍克潤州部送降卒數千人赴軍前卒多道亡遂發檄招誘稍皆集又慮其為變盡殺之

自長圍金陵歷春夏至秋凡三時而居人樵采路絶頻經敗衄城中喪氣李昪危迫既甚遣其大臣徐鉉奉表詣闕乞緩師太祖不知省號令諸將促昪之降昪遷延未能決夜出銳卒數千人構炬鼓譟犯潘美之壁先是本軍列三寨美居其北分道攻城畫其地形曲折來上太祖指寨謂其使曰此宜深溝以自固吴人必夜出兵來寇爾亟去令曹彬自督促併力速成之無墮其計中彬等晝夜督丁夫掘塹成果出兵來襲美驅帳下精甲

依新搆拒之吴人大敗破五千餘于城下又獲偽印十餘鈕殺戮殆盡奏至上笑曰果如此彬等率士卒晨夜攻城長圍中彬每緩師冀煜歸服煜尚為左右所惑十一月鑿城將陷彬又使人入諭煜曰事勢如此則所惜者一城生聚主能歸命策之上也煜猶豫不決翌日城陷彬申嚴禁暴之令兵不血刃煜與其臣百餘人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賔禮請煜入宫治裝盡以其族歸京師彬䖏數騎待于宫門外煜既入左右密啓彬曰

縱煜入宮或致不測為之奈何彬笑曰煜甚懦素無斷
既已降必不能自引決果如彬言偽朝文武官吏賴彬
保全各得其所親屬為軍士所掠者即遣還之因大搜
軍中無得匿人妻女倉廩府庫委轉運使按籍檢視彬
一不問師旋舟中惟圖籍衣衾而已以功拜樞密檢校
太尉領忠武軍節度太宗即位加同平章事太平興國
三年進檢校太師從平太原加兼侍中八年為弭德超
所譖出為太平軍節度旬餘太宗悟其事待之愈厚俄

進封魯國公雍熙三年大議北伐命彬為幽州道行營前軍馬步水陸都部署河陽節度崔彥進為之副內客省使郭守文為都監日騎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傅潛為都指揮使龍衛右廂都指揮使李延斌神衛右廂都指揮使馬正分為馬步都指揮使馬步軍都軍頭范廷召文思使薛繼昭為先鋒都軍頭田紹斌荊罕英宮苑使李繼隆策先鋒光州刺史陳廷山隰州刺史史珪左神武將軍劉知信六宅使符昭壽押陣以侍衛馬軍都指

揮使米信為幽州西北道行營都部署沙州觀察使杜彥圭副之蔚州觀察使趙延溥内衣庫使張昭勍引進使董愿為都監亳州刺史蔡玉為排陣使馬步軍副都軍頭韓彥卿賓暉為先鋒曹美策先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田重進為定州路行營都部署蘄州刺史譚延美西上閤門使袁繼忠為都監上呂彬等授以方略又以忠武軍節度潘美為雲應朔州都部署雲州觀察使楊業副之令分路進討三月破虜固安南斬首千餘級克其

城又下新城涿州戎人來援大破其衆于城南獲馬五百疋殺奚酋賀思相公四月又與米信破虜于新城東北斬首二百級五月與虜戰攻溝關王師不利收餘師宵涉巨馬河退屯易州臨易水營焉宮苑使王繼恩馳馹奏其事上至令分屯邊城追諸將歸闕先是賀令圖及其父懷浦薛繼昭劉文裕侯莫陳利用相繼上言虜母專政寵倖用事請乘其釁以取幽薊遂遣彬彥進與米信自雄州田重進趣飛狐潘美出雁門約從齊舉將

發上謂之曰潘美之師但先趣雲應御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幷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虜聞大兵且去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既而美之師先下寰朔雲應等州重進之師又取飛狐靈丘蔚州多得山後要害之地而彬之大軍亦聯下州縣軍勢大振每捷奏至上已訝彬進軍之速且憂虜斷粮道彬次涿州旬日食盡因退師以援餉饋上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返退軍以援芻粟何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兵緣白溝

河與米信軍會按兵養鋭以張西師之勢待美等盡掠山後之地㑹重進之師東下合勢以取幽州時彬部下諸將聞美重進攻城野勝累獲其利以為已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畫鋒起更相矛盾彬不能制乃裹五十日粮再往攻涿州虜大衆當其前且行且戰去城裁百里二十日始至焉頻克捷而時方炎暑軍士乏困粮且盡彬退兵無復行伍為虜所躡遂至于敗彬等至詔鞫于尚書省令翰林學士賈黄中右諫議大夫雷德讓知

雜御史李巨源雜治之彬守文潛具狀違詔失律士多死亡信彥進違部署節制別道回軍為虜所敗彥圭不容軍士晡食設陣不整致亡失軍士玉遇敵畏懦不擊易服潛遁廷山涿州會戰失期繼昭臨陣先謀引退軍情撓惑刑部大理寺上言彬等奉辭出征大失輜重準律主將守備不設為賊掩覆臨陣先退皆坐死又下其事工部尚書扈蒙等議如有司所定彬素服待罪深自引咎責授檢校太保右驍衛上將軍彥進為右武衛上

將軍信為右屯衛上將軍仍陪削爵餘皆以次降黜四年起彬為檢校太傅兼侍中武寧軍節度耕籍恩加檢校太尉召還會上元侍宴觀燈上顧歷數前朝將相皆有評品徐州民數百詣闕求彬還本鎮優詔褒諭淳化五年徙平盧軍節度真宗嗣位復檢校太師數月召入拜樞密使咸平二年被疾上趣駕臨幸手和藥餌之賜白金萬兩供奉醫僧供蘊宿其第診視中使撫問六月辛年六十九上親臨哭之慟甚震悼言必流涕廢朝五

日贈中書令追封濟陽郡王謚曰武惠又贈其亡妻高
為韓國夫人錄其親族門客校尉拜官者十餘人八月
又詔與趙普同配享太祖廟廷彬性仁恕清慎遜言恭
色在朝廷未嘗抗辭忤旨博覽強記美談論被服清素
有同儒者尤疎財未嘗聚蓄伐二國秋毫無所取位兼
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造其門者皆為揖客不名下吏每
白事不冠不見局量寬博喜慍不形未嘗言人過平蜀
迴太祖因從容問以官吏善否彬曰臣止監軍旅至于

釆察官吏非所職也及因詢之惟薦隨軍轉運使沈掄廉謹可任其為藩帥遇朝士於塗必引車避過市則戒騶御不令傳呼北征之失律也趙昌言表請行軍法及昌言自延安還因事被劾未得入見彬在近密遽為上請乃許朝彬歸休閑閤門無雜賓保功名守法度近代良將稱為第一真宗屢對近臣稱歎其名德子璨珝瑋玹玘珣琮珝娶秦王女興平公主至昭宣使恩州團練使瑋至彰武軍節度贈侍中玹至左藏庫副使玘至虞

部員外郎珣至東上閤門使宜州刺史琮今為西上閤門副使

曹武穆公瑋行狀

王安石

公諱瑋字寶臣真定府靈壽縣人少以蔭為天平武寧二軍牙內都虞候至道中李繼遷盜據河西銀夏等州後又擊諸部并其衆李繼隆范廷召等數出無功而朝廷終棄靈武繼遷遂强屢入邊州為寇當是時公為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年十九太宗問大臣誰可使當繼

遷者武惠王以公應詔太宗以知渭州而欲除諸司使以遣之武惠王為公固讓乃以本官知渭州真宗即位改内殿崇班閤門通事舍人西上閤門副使移知鎮戎軍當是時繼遷虐使其衆人多怨者公即移書言朝廷恩信撫納之厚以動之羌人得書往往感泣於是康奴諸族皆内附咸平六年繼遷死其子德明求保塞公上書言繼遷擅中國要害地終身旅拒使謀臣狼顧而西憂方其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更强盛無以息民當是

時朝廷欲以恩致德明寢其書不用而河西大族延家妙等遂拔其部人來歸諸將猶豫未知所以應公曰德明野心去就尚疑令不急折其羽翮而長養就之其飛必矣即自將騎士入天都山取之内徙德明由此遂弱而至死不敢窺邊大中祥符元年召還除西上閤門使邠寧環慶路兵馬都鈐轄兼知邠州東封遷東上閤門使高州刺史再移真定府定州路都鈐轄已而又以為涇原路都鈐轄兼知渭州公乃圖涇原環慶兩路山川城

郭戰守之要以獻真宗留其一樞密院而以其一付本路使諸將出兵皆按圖議事祀汾陰遷四方館使初章埋驕于武延鹹泊布臧掘强於平凉公皆誅之而汧渭之間遂無一羌犯塞八年遷英州團練使知秦州秦西南羌唃厮囉總噶爾立遵始大遵獻方物求稱賛普公上書言夷狄無厭一足其求必輕中國大臣方疑其事會得公書遂不許而猶以為保順軍節度使公曰我狃遵矣又將為寇吾治兵以俟爾遵使其舅桑揚丹招熟户

固斯敦為鄉導公即誘揚丹捕斯敦而許以一州揚丹得斯敦公遂奏以為頴州刺史而揚丹亦舉南市城以獻先是公之知秦州生事熟戶多去為導耳目及公誅揚丹即皆惶恐避逃公許之入贖自首還故地而至者數千人後遂怗服皆為用至明年羅蔵果悉衆號十萬冦三都公帥三將破之追北至沙州所俘斬以萬計事聞除容省使康州防禦使其後又破密黙博恰拉古爾等諸羌羅臧遂以窮孤入磧中而公斥境隴上置弓門

威遠凡十寨自是秦人無事矣天禧三年召還除華州觀察使以西人之恃公也復以為鄜延路馬步軍都部署四年遂除宣徽北院使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簽署樞密院事丁晉公用事稍除不附己者既貶寇萊公即指公為黨改宣徽南院使出為環慶路都部署又降容州觀察使知萊州晉公貶乃以公為華州觀察使知青州天聖三年除彰化軍節度觀察留後知天雄軍又移知永興軍而詔使來朝至則除昭武軍節度使而復還

之天雄五年以疾病求知孟州得之㑹言事者以公宿將有威名不當置之閒處乃以為真定路馬步軍都部署知定州七年換彰武軍節度使八年正月薨于位年五十八令皇帝為罷朝兩日贈侍中謚曰武穆公為將幾四十年用兵未嘗敗衂尤有功于西方舊羌殺中國人得以羊馬贖死如羌法公以謂如此非所以尊中國而愛吾人奏請不許其贖又請補内附羌百族以上為軍主假以勲階爵秩如王官至令皆為成法陜西歳取邊人

為弓箭手而無所給公以塞上廢地募人為之若干畒出一卒若干畒出一馬至其種斂為發州兵戍守至今邊賴以實所募皆為精兵在渭州取隴外籠于川築城置兵以守曰後當有用此者及李元昊叛兵數出卒以籠于為順德軍而自隴以西公所措置人悉以為便也自三都之戰威震四海嗵廝囉聞公姓名即以手加額在天雄契丹使過魏地輒陰勑其從人無得高語疾驅至多憚公不敢仰視契丹既請盟真宗于兵事尤重慎

元昊于瓦亭戰死贈寧州刺史倩右侍禁一女子適四方館使榮州刺史王德基孫五人諒諷東頭供奉官誼右侍禁閤門祗候諝三班奉職諮右班殿直謹具歷官行事狀如右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四十三